

# 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技藝： 新生代國際關係學者應有的方法解放論

楊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亞洲暨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摘要

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學者應當深入探索「區域的研究」與「區域研究」這兩種研究傳統在研究主題、知識論立場與方法論作為等方面的差異，並藉此省思學科本位的不可撼動性與跨學科／領域整合的高度困難性等實際研究操作困境。本文希望藉由國際關係研究者從事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初步嘗試與自我參照，試圖重新檢視並呈現「知識論—方法論連結」的潛在知識斷裂，進而提出一套以「技藝」為軸心的研究理路，用以重新建構國際關係研究者與政治學者在從事區域研究時的「知識論—方法論連結」基礎。

**關鍵詞：**東南亞、區域研究、技藝、方法解放論、邊境政治

## 一、知識的斷裂與斷裂的知識：傳統國際關係學者如何從事區域研究？

如果我們仔細檢視當前最具學術影響力的政治學者與國際關係學者所刊登在國際一流期刊如 *Internat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或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與專書上的研究論文，可以發現有不少看似探討特定「區域」的文獻，其實並不只是將「區域」本身當作是真正的研究主題（*substance/subject matter*），類似的論文在行文佈局上多半會以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篇幅來回顧政治理論或國際理論的論辯過程與發展趨勢。也就是說，在此種寫作模式的引導下，如何建構本文在當前國際關係理論或政治學知識體系中的結構位置才是重點，而剩下的另一半篇幅（或更少）才是與「區域」有關的經驗分析與對照說明。在類似的研究論文中，有另一個值得討論的特色，即這些文獻（除了採取計量研究取徑者）鮮少會另闢章節或段落來解釋或交代從事區域研究的研究設計或方法論，除非在一些以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為主旨或以教學為主題的刊物上，才會有研究者願意針對區域研究的知識論體系與方法體系的關係作進一步的討論。

儘管並非每一位政治學者或國際關係研究者均以類似的取徑來從事區域研究，但上述現象的確很容易出現在相關學者所完成的研究論文中，這多少反映了相關知識工作者的學科本位體制。對於依循類似研究模式進行寫作、出版的政治學者或國際關係研究者而言，「區域研究」很容易被視為是附屬的學術成果，必須緊緊在具有強烈學科主體意識的學科體系上，而非被視為是一門獨立的學科領域。尤其是當許多社會科學學者經過長時間留意、觀察某一區域中的特定議題發展，並陸續發表相關研究著作後，逐漸被外界視為是特定區域的專家；然而，誠如新加坡大學政治系廖建裕教授（2002：75）所言，這些社會科學的學者在很多時候，甚至尚未研究特定區域之前，就已經嫺熟地掌握了某一套社會科學的方法與理論，然後才以某一個區域作為研究物件，藉以仔細觀察現有理論與方法的優缺點。本文認為，由這種研究取徑所建立起的知識系統其實是「區域的研究」（*regional studies*），而非「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在研究設計上，「區域的研究」其實是將特定「區域」視為是純粹的個案與樣本，或者被當作用以檢證理論或研究命題的經驗資料。對於相關學者來說，此種研究設計至少有兩大益處：其一，藉著學科本位的認同，研究者可立即、清楚地回應學科本身與主流理論的核心問題，並藉著特定「區域素材」所呈現

出的經驗資料，用以駁斥、挑戰或印證既有理論的發展理路。這是一套相當實證主義式（positivist）的研究取徑，也是國際研究學者最為熟悉的實作方式。其二，這種作法因為係以理論體系的勾勒、批判與再建構為主軸，這意味著研究者可將單一、特定的理論應用到不同區域的經驗分析上，或者可藉由單一區域來重複檢證不同的理論主張，從而實質強化了「學科內」的知識累積與知識進步的程度。如果從學術功利主義（academic utilitarianism）角度來看，這兩種益處的確能為部份政治學者與國際關係研究者帶來不少福利：協助其快速、大量地累積學術產能。

然而，諸如此類的研究取徑其實受到許多區域研究知識工作者的議論，原因在於類似的研究論文儘管看似主導了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界的知識生產系統，但在學術縱深上或者是知識濃度方面卻很有可能顯得薄弱許多。最主要的原因或許在於，許多從事「區域的研究」的知識工作者很可能未曾到過其所（長期）關注的地區，甚至未曾走進田野，從而使得他們所譜寫的世界觀、他們所代言的世界「很有可能」與真實世界有若干程度的落差。

以傳統國際關係學科領域的知識累積方式為例，大多數的研究論文均著重於理論典範（paradigms）或不同研究傳統（research traditions）之間的競合論辯，如現實主義（realism）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辯論、理性主義（ration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攻防戰，或者是實證主義者如何批評、抨擊後實證論（post-positivism）的論述邏輯等，從而呈現出某種以西方學理為基礎，以東南亞經驗為對照的「先西方理論—後在地經驗」分析邏輯（楊昊 2006；李佩珊，楊昊 2007；楊昊 2008）。這套邏輯經由許多研究者不加反思地援引運用，結合既有的社會「科學」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將可能轉化為東南亞國際關係研究或區域研究的先驗知識論與方法論基礎。諸如此類的「區域的研究」理路，將很有可能會「次級化」區域研究成特定學科的附屬品，不但使得各種從「區域」中挖掘到的寶貴素材得依附在主流學科的知識體系下，更會讓區域研究的知識系統缺乏理論意涵，從而無助於區域研究「自身的」知識累積。

## 二、作為「學科」的區域研究：歐美圖像、京都經驗與台灣觀點

從前述由部份政治學者或國際關係學者的研究理路所觀察到的現象，其實呈現出某種知識斷裂（epistemic rupture）。這套「斷裂說」在表面上看似裂

解了「區域的研究」與「區域研究」這兩種研究傳統在研究主題、知識論立場與方法論作為等方面的差異；然而，它真正彰顯的其實是學科本位的難以撼動性與跨學科／領域整合的高度困難性。這種現象同樣在 1950 年代之後的美國社會科學界中引起諸多辯論，這些論辯的內容與焦點除了為「區域研究」建立起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跨學科（cross-disciplinary）的基礎，更試圖為區域研究的知識社群找尋學科產業（academic enterprise）的自身定位。我們可以從下列的幾段引言中，大致掌握此種學科型「依附政治」（politics of dependency）發展圖像。

The first and foremost danger is that area studies are being viewed as the chambermaid of politics (Cahnman 1948 : 234) .

Area Studies can be an effective vehicle for eliminating the artificial isolation. Although each discipline remains valuable in its original core subject area.....area studies programs can overcome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s through a return to more meaningful topical distinctions.....area studies programs would save universities money rather than becoming an expensive frill (Grieb 1974 : 233) .

There have been defenders of area studies, but their defenses usually tend to sustain rather than weaken the case that area studies are not quite respectable, even if they are profitable and popular (Johnson 1980 : 561) .

The role of area studies depends greatly on the objectives it seeks.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probably fair to say that in political science, area studies refer to work oriented toward producing general propositions that are properly contextualized (Katzenstein 1980 : 790) .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As area specialists, we are engaged in an enterprise that deserves our whole-hearted defense (Schwartz 1980 : 25) .

「沒有以學科為基礎的區域研究會有前途？」（廖建裕 2002：75）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10 年來已逐漸形成的研究發展特色：（1）採取跨學科、多學科研究取向；（2）個別國家與跨國比較研究並重；（3）鼓勵集體／整合研究計畫；（4）善用台灣的歷史、區域、語言、經濟優勢條件；（5）在歷史研究之外，重視田野調查和實證研究；（6）推動與促進台灣學界對東南亞和亞太區域研究，並與之發展。」（蕭新煌 2004：142）

長期以來，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被視為是當代最成熟、最具全球影響力的專業學術社群，美國國內就區域研究所發展出的論辯，其實就是社會科學與區域研究能否共存、該如何共存或該如何協力整合的爭辯。相關辯論真正的關鍵，並不在於社會科學學者或區域研究學者孰能勝出，而是在於如何援用彼此的優勢與知識體系所擅長的強項，經營出更精緻、更完善的學術研究工作。舉例來說，在國際關係領域內，源自於歐陸學術社群的「新區域主義途徑」（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NRA）被視為是當前可作為研究東南亞區域的新取徑。該取徑藉著援引不同知識論基礎的學科知識，將能導引出區域研究理論的多元論圖像。隨著理論選擇上的不自我設限，新形態的區域與國際研究方法論理路與研究程序，也將不再受到傳統社會科學方法的質—量之爭所阻。另外，在比較政治領域中的新突破，即 2008 年出版的 *Southeast Asia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Region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一書。這本由 Erik Martinez Kuhonta、Dan Slater 與 Tuong Vu（2008）所主編的專書即嘗試跳脫實證和後實證傳統的對抗關係，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務實地揭示了東南亞區域研究的國際知識社群在理論、議題與研究方法上的新趨勢，直到 2011 年的今天，類似的反思文獻越來越豐富。

事實上，這種整合性的研究取徑並不是美國或歐陸學界所獨有，非西方國家中，日本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的東南亞研究所（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SEAS）即為國際間享譽盛名的東南亞研究重鎮。該機構最大的特色就是推動整合型的區域研究，將自然科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及文化研究等多樣性的學科訓練帶入區域研究的知識建構與方法運用過程中，然後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研究路徑，讓研究者深入區域，讓學習者感受區域研究自成一格的知識建構與探索過程。在 2011 年 8 月 9 日至 11 日，由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與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共同舉辦的東南亞區域研

究青年學者工作坊（CAPAS-CSEAS Workshop for Young Scholars of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便以「拓展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新前沿：亞洲觀點」為主題，邀請了來自台灣、日本、韓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學術社群，從知識系統、學科反省、創新議題等層面，共同探討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新路徑。會中所發表的論文，更展現了從跨領域研究逐漸朝科際整合研究發展的可能性。

對於有志從事區域研究的國際關係研究者來說，要跨越學科本位的不可撼動性與跨學科／領域整合的高度困難性，並且促成學術知識的有效累積，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要建立一套以技藝（craftsmanship）為軸心的研究理路，用以重新建構國際關係研究者與政治學者在從事區域研究時的「知識論—方法論連結」基礎。

### 三、論方法與方法論：以技藝的形構與鍛鍊作為知識—方法理路的連結

嚴格來看，作一個從事「區域研究」的新生代學術工作者，我們不能再躲在文獻後面，或者藏在數字背後，更不能像一般非常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者一樣，只重政策、理論或時勢分析。從京都經驗中，<sup>1</sup>我們體認到新生代的區域研究學者應當更深入探索、長期觀察、實際參與並進行更多元、多層次的觀點交換，才能從中回應過去所習得的西方理論，並運用更適切的研究方法，形構出一套「在地」觀點（在地世界觀）。對照本文所討論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在此所提出的「在地」觀點，並非以地域性作為判斷學術論證合法性的唯一標準，更非主張唯有東南亞在地學者所從事的區域研究才是唯一的「在地」觀點。反之，本文所提到的「在地」主要有兩個層次：其一，就知識建構本身而論，從事區域研究的知識工作者，若能貼近當地歷史、社會與文化脈絡，據此所建立起的知識體系，將能反映出更貼近真實的在地觀點。在此要特別提醒的是，這並不是意味著「理論」在從事區域研究的過程中將不具意義；相反地，研究者只要避免不加思索地直接複製、套用西方學界的理論思維來檢視區域本身，或進一步針對理論的運用與適用進行若干自我參照與省思，將能建立起更具說服力的「知識上的在地」。其二，就方法論而言，從事區域研究最重要的環節即與經歷在地、參與在地有關。如果研究者從未到過所研究的區域，僅以新聞媒

---

<sup>1</sup>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在此不贅述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詳細研究方向與近年來研究成果，相關資訊可以參見：[http://www.cseas.kyoto-u.ac.jp/index\\_ja.htm](http://www.cseas.kyoto-u.ac.jp/index_ja.htm)

體或文獻資料的轉載來瞭解其研究對象，很有可能無法落實「方法上的在地」。換言之，藉著走進田野，才能走近研究對象，亦才能掌握研究對象、個案的特殊性與多元性，同時有助於研究者本身知識建構過程的反身自省。

有鑑於此，對於從事區域研究的國際關係學者來說，由以上在地觀點的醞釀所發展出的新區域研究技藝，在兼顧學科親近性之際，至少須具備三種內涵：

(1) 在地知識的探索：要有系統地建立起在地知識，得仰賴長期經營、長時間觀察的功夫。從實作的角度來看，研究者可以透過自行建立大事紀、資料庫的方式來發展一套自我觀察的研究程序，並藉此建立起自我關注東南亞的世界觀。對於研究者而言，在地語言的學習必然會成為培養研究技藝的根本基礎，我們可以藉著語言能力的掌握，更深入在地世界觀的形構與發展過程，並且據此找到具有在地性（locality）的研究主題，跳脫外圍觀點所可能陷入的錯誤詮釋困境。

(2) 理論創新：區域研究並不是一門偏廢理論的知識體系，更不是只有經驗沒有理論的知識系統。儘管大多數的國際關係學者與政治學者在從事區域研究時往往會援引西方國際理論來作為經驗論證的切入點，而這些西方的理論主張亦主導了東南亞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的知識論體系；然而，從在地區域經驗中，其實亦有可能發展出一套極具解釋力的理論主張與命題，諸如此類的理論假設與命題被主流實證社會科學者稱之為中程理論（middle-range-theory）。不可否認地，對研究者而言，針對主流社會科學理論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度是相當重要的基本條件，但藉著理論敏感度並結合區域經驗所發展出的理論創意，其實才是更重要的研究突破。舉例而言，如果我們長時間觀察東南亞國家在因應天然災難、發展經貿合作、或者是維繫區域安全的集體行動過程，其實可以從中發展出一套具有東南亞特色、承載在地價值、文化根基與歷史淵源的獨特集體行動邏輯。這種在理論上的創新，不但可以促進特定研究傳統內（學科）的知識累積，亦可帶動科際整合與跨科際合作的理論建構。

(3) 方法解放論：新的區域研究技藝（無論是對東南亞研究、東亞研究、或者南亞研究者來說）最為關鍵的一個環節就是對於「方法解放論」（emancipation of methodology）的倡導。當前以主流社會科學方法論體系為基礎的國際關係研究者，很容易陷入符號化或形式化的思維，藉由精簡的形式邏輯推敲出世界秩序運作的虛擬圖像。這些以計量或形式理論為基礎的經驗導向理論研究，往往因為過度重視研究方法的工具性，從而消解了研究者在經營

區域研究時所該具有的說故事能力。所謂的「方法解放論」並不是一項新的主張，它所要強調的其實是一種研究態度，一種跨越質—量之辯、尋找研究者用來形構研究問題、解決經驗問題與理論侷限的研究立場。其目的在駁斥方法上的學術霸權，試圖結合不同學科領域所慣用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調查、深入訪談、參與觀察等），以綜合方法論（mixed methodology）的思維所建立而成的區域研究技藝。對於研究者而言，從方法侷限上的解放將可以釋放出更多觀察區域與在地社會的研究能量，從而能更貼近真實，完整地呈現區域研究知識工作者在訴說在地故事、呈現因果邏輯、提供批判立論時的特色與精髓。

#### 四、邊境政治研究的自我參照：知識建構與在地實作的個人經驗

從 2009 年開始，筆者開始從事邊境政治（border politics）的研究工作，一開始的研究方向試圖從東南亞的邊境爭端與衝突中探索邊境政治的實況。長久以來，邊境政治的研究往往與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密切相關。政治地理學所關切的焦點係人類對土地、資源等有形資產的聲索以及繼之而起的衝突情事。由此可見，政治地理學研究的主軸基本上係以「領土權」（territoriality）為核心（Muir 1997：5-9），並細究其內容、範圍、發展與維繫手段等面向。透過擴張、侵略、戰爭或者是買賣、協商等各種各樣的方式，「領土權」的發展隨著人類對領土實際聲索與爭奪的「儀式」，已經從初民社會的「狩獵疆界」逐漸演進成當代國家主權體系中緊繫著主權體之間和平、穩定關係的「政治邊境」。從當代政治地理學或地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存在於主權國家體系之中的「政治邊境」正是被各個國家行為者用來劃分鄰國地理位置與地理利益的重要屏障。

對於政治學者來說，邊境政治的討論可以初步區分成兩個層面：其一是「衝突的邊境」，其二則是「合作的邊境」。所謂「衝突的邊境」，往往是國際關係學者或政治學者慣於分析的課題，它涉及到國與國之間在領土、領海問題上的主權爭議，以及繼之而起的各種衝突與合作情勢。這種針對「衝突的邊境」所進行的討論，有部份學者會從國際法的角度，探討、比較各主權聲索國的聲索主張與立場，並援引其他國際爭端解決的案例或判決，進行對照討論。此外，亦有許多學者則是會依循國際關係現實主義（realism）中關於權力政治或衝突研究的學理主張，針對特定的邊境個案進行國際衝突與權力政治分析。相較之



下，「合作的邊境」則涉及了更多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具體實踐，譬如邊境貿易、邊境居民的跨國流動等。隨著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越來越複雜，各種跨國流動的現象一再衝撞、並進而消解了政治邊境所承載的主權桎梏。政治邊境的「政治性」因而不再敏感，甚至有些身處邊境兩側的人民隨著彼此互賴關係的長久經營，進而構成了新的「跨境」共同體。這種新的共同體所展現的圖像與新時代的政治默契與集體認同有關，甚至在某些邊境地帶更將形塑出新的權力中心，進而與既有的兩個遙遠權力中心對仗而立。這種和諧的、合作的邊境，其實彰顯了當代的「政治邊境」不單只是地理疆域的劃界問題，在政治邊境「之上」的各種人類活動、社會網絡、甚至是權力關係的發展，都將引起更多新的跨國／跨境議題，從而構成「邊境政治學」的核心課題。

進一步檢閱關於邊境研究的文獻，不難發現大多數的理論探討與知識體系的建構多半以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為基礎，每一個學科領域對於邊境研究的關注都相當不同，譬如，Donnan 與 Wilson（1999）從不同學科領域的角度來探討邊境研究的核心概念，他們指出，在人類學領域中有大量的文獻著眼於邊境研究的工作，分別從社會、文化與領土權的角度探索不同的邊境實存現象。有許多人類學家，特別重視文化在邊境理論中的角色（Michaelsen and Johnson 1997）。相較之下，政治學者的邊境研究重點就不在文化本身（Donnan and Wilson 1999：54）；對於政治學者而言，當前的主要關注源自於西方地緣政治學的理論（Muir 1997）及歐盟整合所帶來的各種邊境消失（border vanishing）與邊境空間重構（b/ordering）等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領土權概念的重新界定、國內社會空間的跨國延伸、內斂與交疊的複雜呈現，以及邊陲（periphery）區域中的認同與公民權（citizenship）等概念的具體實踐（Berezin and Schain 2006；Scott 2006；Wilson and Donnan 1998）。

除了上述針對邊境的概念、邊境區域的實況、以及邊境區域所呈現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等面向的探討，有一些新的邊境研究文獻試圖回應全球化與區域化對於邊境政治所帶來的衝擊，並進一步建構出新型態的邊境研究議程，譬如：環境（Fall 2005）、海洋（Chou 2005）、河流（Lee and Bahrin 1998）、國家權力（Gainsborough 2009）、領土與空間（Rajaram and Grundy-Warr 2007；van Houtum, Kramsch and Ziefhofer 2005）、符號（Korhonen, Ruotsala and Uusitalo 2003）、邊境社會文化與在地實踐等（如檢查哨，Migdal 2004）。相關研究大致反映出西方學術社群的邊境研究的理念與主張，然而，這些文獻卻

也隱約呈現出兩個有待發展之處：其一，在個案方面，這些研究針對東南亞議題或以東南亞邊境政治為個案進行深入探討者並不算多。由於東南亞各國在地理位置上彼此緊密連繫，從殖民前到殖民勢力介入再轉進至後殖民時期，國家疆域面臨了無數次的變遷、瓦解、再構與調整，這也使得邊境區域的發展（包括爭議與跨國流動與跨國共同體的建構）富涵研究旨趣，無論是兩國的邊境爭端、跨國（三國以上）的邊境問題、或者是區域內的去邊境化發展趨勢與可能性，均值得探索；其二，如果進一步從學科領域的角度來看，國際關係學者或政治學者對於邊境政治的研究，是否只能處理跨國爭端或主權爭議？能否結合其他領域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來探索邊境區域的集體行動問題或權力問題？並據此建立一套由內而外（inside-out）的研究路徑來回應「所有國際政治均來自於地方」（al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re local）的主要研究訴求？這些都是筆者從事邊境政治研究時的主要問題意識。

有鑑於此，在 2010 年 8 月，筆者至泰國與柬埔寨邊境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補助的專題研究計畫〈東南亞邊境政治與東協角色之研究：泰—柬領土爭端與印—馬領海爭端的比較〉。<sup>2</sup> 本次田野調查的進行主要針對泰—柬邊境的伯威夏神廟遺址（Khao Phra Viharn）之爭端進行實地研究，除了試圖釐清東協在東南亞邊境政治議題時的應然角色與實然作為，探討泰國與柬埔寨對於此一主權爭議的各自立場、態度與實際政策，更重要的目的在於藉此探索東南亞邊境政治的在地實踐情況。此一神廟位於泰國東北部與柬埔寨北部的扁擔山區（Dângrêk mountains）交界處，剛好座落在山陵線上。泰、柬兩國都聲稱具有這座神廟的擁有權，彼此對於伯威夏神廟及其周圍領地的衝突爭端其實淵源已久，從當時在柬埔寨的法國殖民政府與暹羅（Siam）之間就曾針對雙方邊境問題進行協議，從 20 世紀初到 21 世紀的今天，泰國與柬埔寨之間針對神廟與周邊領土的爭議仍未化解，甚至造成了泰國國內的政治動盪，到了 2010 年，兩國外傳更因為此一事件而長期關閉邊境。

筆者在泰—柬邊境田野調查期間居住在泰國東北 Sisaket 府 Krachangyai（大油棕樹，地名）並實際走訪了數個邊境檢查哨，其中亦面臨數個泰國軍方的檢查哨的盤查。其間，筆者發現唯有伯威夏神廟附近的邊境遭泰、柬雙方政府關閉，其他邊境檢查哨與關口，以及邊境貿易的情況均未受到此一衝突所波及，並不像媒體所言之「泰—柬邊境全數關閉」。從移地研究與訪談的過程中，

<sup>2</sup> 計畫編號：NSC-98-2410-H-004-192。

筆者亦發現泰國國內對於此一神廟爭議與泰一柬衝突的輿論不斷，甚至被稱為黃衫軍的人民民主聯盟（PAD）曾於筆者造訪邊境的兩週前於神廟附近區域抗議，因而引起柬國政府與軍隊不滿，加強邊境駐軍，造成邊境情勢的極度緊張。有許多邊境居民被迫遷移出邊境地區，只得投靠居住在泰國各地的親戚與友人。

如果沒有執行泰一柬邊境的田野調查，筆者的邊境政治研究將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受限於傳統國際關係國家中心論的假設與推論，以及特定新聞媒體的侷限性報導與評論，因而無法深入、直接瞭解真實的「在地」。此次田野調查與移地研究對於筆者所從事的邊境政治研究有幾個重要的啟示：其一，在研究設計上依循著方法解放論的精神，使得筆者藉著身處邊境社會，得以參訪觀察，並藉著最直接的社會與人際互動，一方面瞭解國際衝突的在地實況，另一方面亦取得了第一手的在地知識與訊息。其二，從資料檢證的角度來看，筆者認為，移地研究是一種將不同社會經驗與資訊共呈比對的過程。在這次的田野調查期間，筆者將在台灣所整理與記錄的泰一柬神廟爭端資訊（包括國際新聞評論與國際學者的觀點），對照在泰國首都曼谷所蒐集到的 *The Bangkok Post*、*The Nation* 報紙訊息與新聞評論，最後比對筆者在邊境區域親身走訪的所見所聞，可以發現唯有藉著實際參與觀察所獲得的在地知識，無論在濃度上或是準確度方面，均較二手資訊來得高。其三，另一項重要的研究發現是，對於東南亞區域研究的新課題「邊境政治」來說，由於它牽涉到整合性研究架構的建立，這使得邊境政治的各項討論必須得仔細考慮在地政治環境的發展情勢，因為所有的國際衝突其實都與國內政治或在地政治的衝突與和諧脈絡息息相關，也就是「所有國際政治均來自於地方」。它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更是地方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泰國與柬埔寨在伯威夏神廟上的衝突緊張情勢，其實並沒有直接對泰一柬之間的所有邊境區域造成影響，有許多的邊境城市受到既有的跨境貿易需求與各式各樣的跨國連結與流動，維繫了邊境社會的穩定與和平。就此，不難發現，國際衝突與國際爭端的研究其實不只牽涉到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與競合關係，有更多的地方行為者將涉入此一競合過程中。也就是說，從泰一柬神廟所引起的邊境衝突中，筆者發現了其他涉及到更多在地流動性（local mobility）的新邊境政治議題，這些議題與研究所仰賴的理論架構，已不再是單純的國際關係理論或政治學理論可以涵蓋，有許多新的理論知識與方法均需從其他社會科學學科領域（如社會學、人類學或文化研究領域）中汲取經驗，才能強化、豐富邊境政治研究的議程。

## 五、結語

國際關係學者其實與區域研究有著相當程度的學科親近性，然而過去卻因為學科知識體系的侷限，一方面限制了國際關係學者發展區域研究的方法與能量，而這多半來自於自我設限；另一方面也框限了區域研究知識工作者建立自我學科認同與學科建制的機會，這多半與主流社會科學學者的批判與攻訐有關。在台灣，我們具有發展區域研究的得天獨厚特殊位置，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社群（至少對國際關係學者來說）不能只著重於「關係導向」（relationship-orientation）的國際現勢與政策分析，更不應該自我設限在「地域情報研究」或「應用區域資訊學」（applied regional informatics）的「區域的研究」上。國際關係的區域研究應該要更具在地意涵與理論縱深，而新一代從事區域研究的知識工作者應當在回應學科本位的要求的同時，重新思考一套「研究的技藝」（craftsmanship of research），結合在地知識、適切方法與程序，並強調理論創新、突破與傳承的重要性，經營一個可長可久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志業。我們期許未來台灣的東南亞研究新生代，可以花更多的時間走出研究室、走進田野，如此才能真正走近「區域研究」，經營一個更具知識深度與更富饒學術價值的東南亞研究工作。

## 參考文獻

- 李佩珊、楊昊。2007。〈建構《東協憲章》：是作繭自縛？還是老調重談？〉。《政治學報》，43：123-173。
- 楊昊。2006。〈微型區域主義在東南亞跨境霾害治理上的調適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7（3）：139-185。
- 。2008。〈東協想像共同體的結構化系譜分析：從空中樓閣到按圖索驥？〉。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博士論文。
- 廖建裕。2002。〈區域研究與社會科學應該合二為一？以東南亞研究為例〉。《亞太研究通訊》，16：74-80。
- 蕭新煌。2004。〈回首來時路：從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到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亞太研究論壇》，25：138-155。
- Berezin, Mabel and Martin A. Schain, eds. 2003. *Europe without Borders: Remapping Territory,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in a Transnational A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hnman, Werner J. 1948. 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ea Stud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8(4): 233–243.
- Chou, Synthia. 2005. Southeast Asia through an Inverted Telescope: Maritime Perspectives on a Borderless Region. Pp. 234–249 in Paul H. Kratoska, Remco Raben, and Henk Schulte Nordholt, eds., *Locating Southeast Asia: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and Politics of Spac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Donnan, Hastings and Thomas M. Wilson. 1999. *Borders: Frontiers of Identity, Nation and State*. Oxford: Berg.
- Fall, Juliet. 2005. *Drawing the Line: Nature, Hybridity and Politics in Transboundary Spac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 Gainsborough, Martin. 2009. *On the Borders of State Power: Frontier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London: Routledge.
- Grieb, Kenneth J. 1974. Area Studies and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e. *The History Teacher*, 7(2): 228–238.
- Houtum, Henk van, Oliver Kramsch and Wolfgang Ziefhofer, eds. 2005. *B/ordering Space*. Aldershot: Ashgate.
- Johnson, Chalmers. 1974. Political Science and East Asian Area Studies. *World Politics*, 26(4): 560–575.
- Katzenstein, Peter J. 2001. 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4(4): 789–791.
- Korhonen, Teppo, Helena Ruotsala and Eeva Uusitalo, eds. 2003. *Making and Breaking of Borders: Ethn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Presentations, Representations*. Helsinki: Finnish Literature Society.
- Kuhonta, Erik Martinez, Dan Slater and Tuong Vu. 2008. *Southeast Asia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Region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Boon-Thong and Tengku Shamsul Bahrin. 1998. *Vanishing Borders: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of the 21st Century*. Singapore: Ashgate.
- Michaelsen, Scott and David E. Johnson, eds. 1997. *Border Theory: The Limits of Cultural 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igdal, Joel S., ed. 2004. *Boundaries and Belonging: States and Societies in the Struggle to Shape Identities and Local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ir, Richard. 1997. *Political Geography: A New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Rajaram, Prem Kumar and Carl Grundy-Warr, eds. 2007. *Borderscapes: Hidden Geographies and Politics at Territory's 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chwartz, Benjamin I. 1980.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 *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40(1): 15-25.
- Scott, James. 2006. *EU Enlargement, Region Building and Shifting Border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Aldershot: Ashgate.
- Wilson, Thomas M. and Hastings Donnan. 1998.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 Craftsmanship of Research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The Need for Emancipation of Methodology

Alan Hao Ya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Scholars of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should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regional studies” with specific regard to subject matters,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and methodological desig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esolute disciplinary persistence and difficulties in cross-disciplinary undertakings. He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 craftsmanship-centered approach is needed to reveal the potential epistemic ruptures and, moreover, to rebuild the epistemological-methodological link for IR schola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conducting Southeast Asian area studies. Accordingly, self-reference to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in border politics as well as his fieldwork in the Thailand-Cambodia borderland is provided as a demonstration of methodological emancipation.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Area Studies, Craftsmanship, Emancipation of Methodology, Border Politics